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

名家书信

学生读本

张品兴
夏小飞
李成忠
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

名家书信学生读本

张品兴 夏小飞 李成忠 编

(京)新登字 045 号

名家书信学生读本

主 编：张品兴 夏小飞 李成忠
责任编辑：陈希米
封面设计：张鲁平
版式设计：王玉洁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电话：4663331 转
社 址：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100028)
照 排：北京立科高技术公司设计印刷事业部
印 刷：北京市龙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249千字
印 张：11
印 数：1—5,000
版 次：1993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
书 号：ISBN7—5080—0107—9/1·298
定 价：5.80元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编者的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是为广大中学生选编的课外文学读本,这套读本选取的是名家的传世之作。中国有句古话,“取法其上,仅得其中。”文学精品往往能启迪人的智力,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中学阶段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也是充满幻想,立下志向的时期,许多有成就的伟人往往是在中学时代确定理想,由此走向事业的顶端,成就的高峰。

二十世纪是中国名人辈出的时代。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按照流行的说法,近代中国有过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每次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名人。特别是五四前后的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涌现名人之多是其它两次无法比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进入现代领域的契机。在五四以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个个新学科建立起来了。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开始接近世界,在世界化的轨道上前进。随着新学科的建立,一批学科奠基人诞生了。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文化巨人,具有广博的知识和通晓中西文化的特点。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还有一个显著变化,即语文的大转变。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即从脱离口语的古文,转变为与口语相一致的语体文。这是中国语文的一次飞跃。这一飞跃又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一代文人以自己的创作确立了语体文的地位,写下了一批传世佳作。正是这些佳作战胜了老朽僵化的文言文,成为语体文写作的范本。这些

佳作，形式活泼、语言清新，闪烁着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光辉。读读这些自然优美、气度非凡的文字，我们可以体味人生，陶冶情操，锤炼文笔，提高语言表达、文字写作能力。

这些佳作往往具有思想的开拓性。名人常常具有与凡人不同的思想方式、观察角度，他们的眼光敏锐而深邃。他们是新思想的创造者。新思想是名人头脑的产物。这些佳作又几乎是知识的海洋，闪光的知识珍珠俯拾皆是，这是那些显赫一时的浅薄之作无法比拟的。这些佳作中洋溢着人类高尚的情操，阅读这些佳作能使我们的心地更善良，更纯洁，更加嫉恶如仇，还能唤起我们的良知，向社会丑恶现象斗争。

名人是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那些显赫一时而又像昙花一样很快消失的人，是不应该列入名人之列的。名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她是人们效法的榜样，追求的目标。名利思想的批判已经淹没了一批名人，使他们无法脱颖而出。其实，中国是需要大批名人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编者了却了多年的愿望，编辑了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文库，将名人的佳作介绍给大家，以唤起中学生朋友的名人意识，而名人意识的确立，往往是迈向名人的第一步。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名人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

目 录

社 交 类

顾颉刚	答李石岑书	(1)
徐志摩	致傅来义	(6)
白薇杨骚	通信(四封)	(8)
成仿吾	致郁达夫	(14)
鲁 迅	许广平通信(四封)	(19)
石评梅	致陆晶清(四封)	(29)
徐志摩	致刘海粟	(36)
鲁 迅	致台静农	(38)
陶行知	致胡适	(40)
王独清	给挚友摩南	(43)
郭沫若	致宗白华(两封)	(48)
巴 金	与施蛰存书	(61)
庐 隐	致李唯健(三封)	(65)
冯 至	致杨 晦	(72)
鲁 迅	致曹聚仁	(75)
胡 适	致汪精卫	(78)
鲁 迅	致萧军、萧红(两封)	(80)

王莹	致英子	(85)
瞿秋白	致郭沫若	(88)
宋庆龄	致鲁迅	(90)
毛泽东	致徐特立	(92)
老舍	致陶亢德	(94)
张道藩	致蒋碧微	(99)
叶紫	致邝达芳	(102)
郁达夫	给沫若的信	(104)
闻一多	致臧克家	(108)
毛泽东	致郭沫若	(111)
柳亚子	致廖梦醒	(113)
茅盾	致草明	(115)
孙犁	致铁凝(三封)	(117)
丁玲孙犁	通信(两封)	(121)
巴金	致井上靖	(127)
巴金	致丁玲	(131)
巴金	致茅盾	(134)
胡耀邦	致华罗庚	(136)
巴金	致李济生	(138)
巴金	致张兆和	(141)
聂华苓	致陈明	(143)
巴金	致梅志	(145)
巴金	致冰心	(147)

家书类

王稼祥	给王柳华的信	(149)
-----	--------------	-------

陈觉、赵云霄夫妇遗书(两封)	(151)
瞿秋白 致杨之华(三封)	(154)
韦素园 致德富	(158)
殷夫给哥哥的信	(161)
潘漠华 致邹秀女	(167)
萧红萧军通信(两封)	(169)
冼星海给母亲的信	(174)
毛泽东 给文运昌的信	(178)
毛泽东 给儿女的信(两封)	(180)
彭柏山 致朱微明	(182)
陈 毅 给张茜的信(两封)	(184)
周恩来 给邓颖超的信(两封)	(186)
叶剑英 给叶楚梅的信(两封)	(188)
谢觉哉 给子孙的信(三封)	(190)
刘少奇 给刘允若的信(两封)	(194)
傅 雷 给傅聪的信(两封)	(202)

文艺类

落华生 无法投递之邮件	(210)
周作人孙伏园通信(两封)	(214)
钱玄同 回语堂的信	(234)
刘 复 巴黎通信	(239)
俞平伯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244)
冰 心 寄小读者	(246)
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252)
鲁 迅 海上通讯	(255)

朱光潜	给青年的两封信·····	(259)
章衣萍	海上寄书·····	(266)
庐 隐	寄燕北故人·····	(269)
徐蔚南	寄云的信·····	(274)
夏丏尊	致文学青年·····	(278)
苏雪林	鸽儿的通信·····	(281)
庐 隐	给我的小鸟儿们·····	(285)
叶圣陶	与佩弦·····	(290)
冰 心	给杰和藻·····	(293)
郁达夫	扬州旧梦寄语堂·····	(296)
李广田	谈写诗·····	(302)
缪崇群	短简二则·····	(307)
谢冰莹	独秀峰·····	(310)
萧 红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314)
杨 逵	家书·····	(317)

公 开 信

舒新城	恋爱上的几个问题·····	(319)
冰 心	给日本学生的一封信·····	(322)
华罗庚	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325)
华罗庚	写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青年们·····	(329)
毛泽东	告台湾同胞书·····	(333)
巴 金	致寻找理想的孩子·····	(335)
胡耀邦	致江西共青垦殖场建设者·····	(340)
后 记	·····	(342)

社交类

顾颉刚 答李石岑书

石岑先生：

接读来书，承以大著“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见示，囑为答书，也把自己的学问生活一说，盛意极隆。先生称我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实为知我之言，我决不谦让。别人颂扬我的，每说我学问好，那是我最怕听的话。这种话我听到一番就要羞愤一番。我自知我的学问实在浅薄幼稚得很，几乎说不上学问二字；但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这是自居不疑的。现在先生囑我作一个自白，我也很愿意；只是我心中好久充满着悲感，一想到就要垂涕而道，请先生不要嫌怪才好。

我是一个特富于好奇心的人。不到七八岁的时候，就喜欢翻看书籍，并不是要功课做得好，得着长者的赞许，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很多；我遏不住好奇的欲望，要伸首到这大世界一探看一回。这时候因为屡把教师和尊长的书籍翻弄，若起了他们的厌恶，我叔父并在书架上贴一个纸条，写着“双庆（我的小名）不许翻动”，我的姑丈家里有一个黄金阁，是藏书的地方，我一到了他们那边，就上阁埋头翻书，他们呼唤只是不出来，这是传为亲戚间的笑话。十一岁时，在旧书篓里寻到一本湖北官书局书目，觉得上面的书名都很有趣，就拣了价钱最贱

的书向书铺里买，那知没有。买了一本西洋文明书要回来，我父见了，就说“这是你不懂得的，买它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己实有买这本书的要求，至于懂不懂乃是无关重要的。这是我所买书的第一部，使我不能忘记。那时我并没有钱，只是在新年中可以得到的一宗收入，就是长辈给与我的拜年钱。我把这些钱瞒了家人，到书铺里畅快的拣择一番，又不敢把买来的书带回家去，就存在亲戚家里，悄悄的一本一本携归，所以每一个新年里我很可添些书；余时只要在长辈处得到一点零星钱，又也就买。十六岁后进了中学，更是尽力购书，什么书都买，只要价钱不甚贵的。有一年，负的书债竟至二百余元，不敢向家中要钱只是向同学间张罗。现在想着，也觉得那时太胆大了；但那时并不想将来如何还债，只要带到家里，摩挲拂拭一回，也就快意。所以有这许多书。年底结账拿不出钱来，依旧还给书铺完事。到现在，由我亲手买来的书已有万余册了，反成了一个累赘，一年中总有一个月的功夫做了书的佣仆。

我的第二个嗜好，便是游览，我所以喜欢游览，原和书籍一样，为的是要伸首到大世界里探听一回。在七八岁的时候，最盼望的是扫墓，因为扫墓时可以到离家较远的地方。这时看见了很大的湖，很高的山，很茂盛的树林，建筑物另有一种样子的乡村，心境的开展觉得不可言说。后来学校中旅行，也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们到了一处，游了四五天，别人倦了，我还是兴致勃勃，觉得归去总是一个遗憾。团体的行动没有法子违拗，过了些时我就独自前往，我独游时当然没有多钱，只是过很苦的生活，但心中更觉得畅快。到现在，我很愿做研究历史的旅行，可惜这种机会是不易得到的。

在中学校的时候，我对于读书完全是一种兴致，并没有什么目的。所以读的书泛滥无归，随读随忘，一点没有着落。现在想

去，只有一点可取处，就是因为什么书都看，无形中把眼光放得很大，不屑做书本上的一家一派的輿台了。民国二年，进了北京大学预科，那年的冬天，章太炎先生在化石桥设立国学会讲演，我也报名往听。我向来对于教师讲书，总不甚留意，以为与其听他讲不如自己看书的明白，但这一回因为太炎先生的名望很大，所以竭力摄住了精神听讲。不幸太炎先生给袁政府捕去；这个讲学会仅仅开了二十余天。可是在这二十余天中，他已经给我一个为学的骨干。他主张一个人为学须有宗旨；又说“约的病仅止于陋，博的病止于胡乱得不成东西”。我从前的读书，虽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所以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了这一回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什么东西都好看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满眼都是史料，可见自己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就要勉力做史书。那时我很想做一部中国的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但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需要有整理的方法才好，整理的方法应该怎样，太炎先生的著作与言词均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所以民国三年以后，我很把治学的方法深思过几年。只是凭空组成的方法自己总不能满足。这样的彷徨觅路耗费了好多时候。民国六年秋间，胡适之先生到北京大学来担任中国哲学功课，一般同学都很奇怪，他们说：“西洋留学生，如何会讲中国哲学？”我初时也存此想，但后来越听越感动，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的是讲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从此，我不仅有了治学的宗旨，更有了治学的方法了。我从心底里发出快乐来，愈加增我研究学问的听趣。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曾用这个方法整理过，现在用了这个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真不知可以开拓出多少的新境界。

我有一个癖性，凡是一件应做的没有做，就觉得肩上压着一些重量；等到做了，这身子就得一轻。到如今，我真要负担不起了！我也想大声的呼唤：“我要压死了！有谁能来救我？救我的方法，就是供给我为学的费用，替我向社会中赎出这个身子。”然而谁人答应呢？也谁人能应呢？要是我做了外国人，我要研究学问，有政府的供给，有富人的资助，我不怕达不到这个志愿。但在现在的中国又如何可以作此想望呢？在此时此地去求人，结论无论你说得怎样的恳挚，只博得别人的鼻里轻轻的一嗤，又微微的笑道：“谁有闲精神管你的闲事来！”

总结一句话，我现在所有的烦闷，完全是志愿生活的冲突。我自问在学问上是一个可以有为的人，只是社会上不能顺了我的性情用我；几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铁匣里封锁了。我在很无聊的时候，也未尝不想：“我的苦是苦在志愿上；要是把这志愿打消，只随着别人混过一世，这个痛苦也会没有的。”但我究是一个不会过混混生活的人，所以一转身又觉得与其混混着消除痛苦，反不如保这志愿而加增痛苦为有意味了。然而永久只能保存，这痛苦永久只能注目在将来，作一个空浮的想望，到底也没有什么益处。“我的一生究竟如何？”这是我常好自问而又怯于自问的一句话，石岑先生，这一句话，我也不希望你代答，因为这是明知代答不来的；只希望你知道我的心中长有此一段痛苦，推想世界上有许多同样的人，有志于学问而不得成就的悲哀，发一长叹，我也就感激你对于我和我们的同情了！

顾颉刚上，九，一二。

说 明

李石岑(1892—1934)，哲学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主办《民锋》、《教育》杂志，历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教授。

著有《哲学概论》、《人生哲学》等。顾颉刚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曾创办民俗学会和禹贡学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这封信是顾颉刚应李石岑要求而写的，内容是谈自己的治学之道，顾颉刚的这封信写得朴实、坦诚、风趣。

徐志摩 致傅来义

傅来义先生：

你的来信震撼了我全人。你真挚的同情今晨带给我一种漫溢心魂而又独特无比的感觉；我虽然尝过多种欢乐的滋味，但与此却无可比拟！我也没有办法把拨动我最深沉的心弦那一种感激之情传递给你。我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剑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就这样固定成形了。也是因着他，我跟着认识了你。你宽厚温雅的人格，为我开展了新的视野，并且鼓舞有加，使我能亲炙那些博大、美丽和高贵的思想与情感。我希望能多见你面，但难道我还需要再花口舌来表示这个希望吗？只要与你亲近和听到你悦耳的声音就好了。那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吸引，何等的安慰！是的，英伦的日子永不会使我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回念这一段时光，并会忆想到自己有幸结交了象狄更生先生和你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

但请你相信我，你要在西湖的柔波上一舟容与、调弄丹青的美梦，迟早一定会实现的。我已向狄更生先生游说过，邀请他访问中国，借此更新他对东方的印象。我会在这里尽地主之谊。既然如此，你们两位结伴同行岂不是妙极吗！你们可以合作，除了向我国求知心切的年轻小伙子，也可以向虚静自持的老一辈介绍西方文化的真义和精粹——这都是他们渴望了解和欣赏的。你们两位都是英秀超卓，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有了成就的代表人物，因着你们前来参与上述的一项盛举，这无疑在沟通两个文明

这件大事上，开辟一个新纪元。

我会永远珍藏你送给我的那件贵重非凡的礼物，但我要怎样多谢你才好呢？八月十七日之后我会到伦敦，万一你在那日之前离开，你能否邮寄给我呢？但要方便才好。或者你就把它留在府上，让我自己来取也可以。要是你能抽出时间见我，我是随时都乐意到伦敦跑一趟的，但你若太忙，就不必为此加添麻烦了。

徐志摩 谨上

1922年8月7日

说 明

徐志摩(1896—1931)是现代著名诗人，曾留学美国和英国。傅来义是他在留学英国时的朋友，是英国艺术家。这封信是诗人邀请傅来义来中国访问的。信写得热情洋溢，感情真挚。

白薇杨骚通信(四封)

(一) 白薇致杨骚

维弟：

爱的维，如果你也真的在爱我，你应该会感着我今天一天为你烦恼的心罢？

在爱的火开始燃烧的时候，即使怎样苦，也象蜜一样的甜。如能为你疯成真的狂人，我是怎样的幸福；只想为你死去呵！

爱弟，你所说的话我都能够谅解。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正如我今年正月的心理状态一样。我由一场的热病，把“死”本身愉快地烧死了。我觉得过去，悲哀，理性，现实界的一切，都在炎炎地燃烧着的净火中烧掉，而只剩着纯粹的血清在心里营着不可思议的作用，形成了现在这个无邪气的我的躯体。所以现在的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对你的爱是天真的。

维弟，我的小朋友，好象天使般和我交际罢！不然，我会哭，不断地哭。

不待说我最初对你的爱就觉得有点奇怪，但你不也是同样吗？可是明了地说起来，我们远是无邪气的爱的成份多几倍。

爱弟，我非爱你不可，非和你往来不可。你要尊重我的无邪气，不要把我无邪气的可爱的灵魂杀死！不要让我的爱单单是男女间的恋情。晓得吗？

我奇妙地接受了你的接吻。但那和小孩从慈爱的母亲所接受的一样，不是男女恋情的接吻。男女风情的接吻是远躲在很远